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二十七回 種楊柳世基進謀 畫長黛絳仙得寵

詞曰：兩雲尤，香溫玉軟，只道魂銷已久。冤情孽債，誰知未了，又向無中生有。擅情擷趣，不是花，定然是酒。美語甜言笑口，偏有許多引誘。綿纜才牽纖手，早種成兩堤楊柳。問誰能到此？唯唯否否。正好快心蕩意，不想道、干戈掣人肘。急急忙忙，怎生消受！——調寄《天香》

卻說煬帝鑿輿，被眾宮女攔阻定了，不能前進。說又不理，講又不聽。煬帝沒奈何，只得拿出狠心來，叫左右驅輿竟行。左右領了旨意，便不顧宮女死活，推動輪軸，往前竟進。那些宮女雖然團做一陣，終是柔媚女子，能有多大氣力，怎擋得駕輿內相，都是強健之人，一齊向前推動，如何攔擋得住！可憐眾宮人立腳不牢，跌的跌、倒的倒，或觸傷了纖指，或擦損了冰肌，鮮血淋漓，霎時間將輿上的錦帷繡幕都染紅了。煬帝去心甚急，只推掩面不看。眾宮女無計挽留王輿，都一齊向東啼哭起來。正是：

如花宮女哭攀車，血染徵輪淚似麻。

不是君王不回顧，車中更有勝如花。

煬帝在輿中，聽得後面眾宮女一派啼哭之聲，心甚不忍。隨叫近侍取紙筆，就在輿上飛筆題了二十個字，叫左右傳與眾宮女，不消啼哭。眾宮女得了詩，都圍攏來看，卻是一首絕句。說道：

我夢江都好，徵遼亦偶然。

但存顏色在，離別只今年。

眾宮人看了詩，沒法奈何，只得一個個淒淒慘慘回宮而去。卻說煬帝車駕離了東京，竟往汴渠而來。行不多時，早有虞世基、麻叔謀、王弘一班心腹大臣，前來接住。煬帝也不落行宮，御駕竟發上船，自同蕭後就坐了十隻頭號的大龍舟。十六院夫人與眾美人卻分派在五百隻二號龍舟之內。一萬隻雜船，撥一分裝載內相，撥一分裝載樂人，又撥一分供應飲食。文武百官，帶領著兵馬，都在兩岸立營駐紮，非有詔旨，不許輕易上船。自家的十隻大龍舟用索接連起來，居於正中。五百隻二號龍舟，分一半在前、一半在後，簇擁而進。每船俱插繡旗一面，編成字號，眾夫人、美人都照著字號居住，以便不時宣召。各雜船也插黃旗一面，又照龍舟上字號分一個小號，細細派開供用，毫釐也不許參前落後。大船上一聲鼓響，眾船便要魚貫而進；一聲金鳴，各船就要泊住，就如軍法一般，十分嚴肅。又設十名郎將為護纜使，叫他周圍巡視。這一行雖然有萬餘只龍舟，幾十萬人役，把一條淮河俱填塞滿了。然天子的號令一出，俱整整肅肅，無一人敢喧嘩錯踏。真個是：

至尊號令等風雷，萬隻龍舟一字開。

莫道有才能治國，須知亡國亦由才。

煬帝將龍舟分派定了，只見高昌引著一千殿腳女來見煬帝。煬帝看見眾女子，吳越裝束，一個個風流窈窕，十分可愛，滿心歡喜，因問道：「她們曾分派定麼？」高昌道：「分派倒定了，只是不曾經萬歲選過。」煬帝道：「不消選了，就等明日牽纜時朕憑欄觀看罷！」眾殿腳女領旨，各各散去。這日天色傍晚，開不得船，就在船中排起宴來，先召群臣飲了一回，群臣散去。又同蕭後、眾夫人，只吃到半夜方睡。次日起來，傳旨擊鼓開船。恰恰這一日風氣全無，掛不得錦帆。眾人只得將錦纜拴起，先把一千頭羊驅在前邊，隨叫眾殿腳女一齊上岸去牽挽。眾殿腳女都是演習定的，打扮得嬌嬌媚媚，上了岸，各照前後次第而立，船頭上一聲畫鼓輕敲，眾女子一齊著力，那十隻大龍舟，早被一百條錦纜悠悠漾漾的扯將前去。煬帝與蕭後，在船樓中細細觀看，只見兩岸上錦牽繡挽，玉曳珠搖，百樣風流，千般嫵媚。真個從古以來，未有這般富麗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蛾眉作隊，粉黛分行。蛾眉作隊，一千條錦纜牽嬌；粉黛分行，五百隻纖腰挽媚。香風蹴地，兩岸蘭半麝氤氳；彩袖翻空，一路上綺羅蕩漾。沙分岸轉，齊輕輕側轉金蓮；水湧舟回，盡款款低橫玉腕。裊裊婷婷，風裡行來花有足；遮遮掩掩，月中過去水無痕。羞煞凌波仙子，笑她照水嫦娥。游龍偃態，分明無數洛川神；黛色橫秋，彷彿許多湘漢女。似怕春光去也，故教彩線長牽；如愁淑女難求，聊把赤繩偷係。正是：珠圍翠繞春無限，更把風流一串穿。

煬帝看了，喜不自勝。因對蕭後說道：「朕今如此行樂，也不枉了為天子一場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能及時行樂，真可謂達天知命。」煬帝說了幾句閒話，又同蕭後扶著欄杆細看。只見眾殿腳女，走不上半里遠近，粉臉上都微微透出汗來，早有幾分喘息不定之意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此時乃四月初旬，天氣新熱，初起的日色，又在東邊，正照當面，這些殿腳女不過都是十六七歲的嬌柔女子，如何禁當得起！故走不多路，便喘將起來。

煬帝看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些女子，原是要她妝飾美觀，若是一個個都流出汗來，喘噓噓的行走，便沒一些趣味。」慌忙傳旨，叫鳴金住船。左右領旨，忙走到船頭上「當」的一棒金鳴，兩岸上眾殿腳女，便齊齊的將纜繩挽住不行。又一棒金鳴，眾女子都將纜繩一轉一轉的繞了回來。又一聲金響，眾女子都收了纜繩，一齊走上船來。蕭後見了便問道：「才走得幾步路，陛下為何又住了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豈不看見這些殿腳女才走不上半里便氣喘起來？若再走一會，一個個流出汗來，成什麼光景？想是天氣熱，日色炎之故耳，故朕叫她暫住，必須商量一個妙法，免了這段光景才好。」蕭後笑道：「陛下原來愛惜她們，恐怕曬壞了。妾倒有一個法兒，不知可中聖意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有何妙計？」蕭後道：「這些殿腳女，兩隻手要牽纜繩，又遮不得扇子，又打不得傘，怎生免得日曬？依妾愚見，倒不如在龍舟上，過了夏天，等待秋涼再去，便曬她們不壞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休要取笑，朕不是愛惜她們，只是這段光景，實不美觀。」蕭後笑道：「妾也不是妒忌她們，只是這段光景再沒法區處。」

煬帝低著頭，想了半晌，真個沒有計策，只得宣群臣來商議。不多時，群臣宣至。煬帝走出殿來，君臣拜過。煬帝即問道：「目今天氣新熱，這些殿腳女，叫她們在日色中行走，殊不美觀，卿等有何妙計，可以免此？」眾臣想了一會，都不能應。只有翰林院學士虞世基奏道：「此事不難，只需將這兩堤上，盡種了垂柳，清蔭交映，便蒼蒼涼涼，不憂日色矣。且不獨殿腳女可以遮蔽，柳根四下長開，這新築的河堤，盤結起來，又可免崩坍之患。況且摘下葉子，又可飽飼群羊。」

煬帝聽了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只是這兩條河堤，有千里之遠，一時怎便將種得許多柳樹？」虞世基道：「若分地方，叫郡縣栽種，宮女雜行，攀挽在一處，殊屬不雅，更嫌你推我搗，耽延時日。陛下只消傳一道旨意出去，不論官民人等，有能種柳一株者，賞絹一匹。這些百姓好利而忘勞，自然連夜種將起來。臣料不出五七日，便能成功。」煬帝喜道：「卿真有用之才也！」遂傳旨著兵工二部火速寫告示，飛馬曉諭近兩堤的鄉村百姓，有能種柳樹一棵者，賞絹一匹。又叫許多太監督同戶部官，裝載無數的絹匹銀兩，沿途照樹給散。真個錢財有驅神役鬼之功，只因這一匹絹賞的重了，那些百姓便不顧性命，大大小小，連日夜都來種樹。也有一人獨種一棵的，也有幾人共種一棵的。掌絹官不管他人多人少，只見一顆柳樹栽在地下，便當面給絹一匹。眾人見賞的絹快，種了一棵，又趕著挖一棵來種，生怕別人種完了，沒得到它，往往來來，絡繹不絕。近處沒有柳樹，三五十里遠的都挖將來種，小柳樹種完了，連一人抱不來的大柳樹都連根帶土扛了來種。真個是：

神不能差，鬼不能違。

一被利驅，便如磨轉。

煬帝在船樓上望見種柳樹的百姓蜂擁而來，心下十分快樂，因對群臣說道：「昔周文王有德於民，故民為他起造台池，就如子之事父一般，千古以為美談。你看今日這些百姓，一個個爭先趕快，何異昔時光景！」眾臣奏道：「陛下德高三皇，功過五帝，不必細述其他，只這一段種柳光景，便可永垂不朽矣。臣等不勝慶幸。」煬帝道：「這樣好光景不可虛過，朕也親種一株，以見君臣同樂的盛事。」遂帶領群臣走上岸來。眾百姓望見煬帝，都慌忙跪在地下，七上八下的亂磕頭。煬帝遂傳旨叫百姓起來，因說道：

「勞你們百姓種樹，朕心甚不過意，朕也親栽一棵，以見恤民之意。」遂自家走到柳樹邊，選了一棵，親自用手去移。手還不曾到樹上，早有許多內相移將過來，挖了一個坑兒栽將下去。煬帝只將手在上面摸了幾摸，就當他種了一般。群臣與百姓看見，都齊呼萬歲。煬帝種過幾棵，大臣也依次兒各種一棵。眾臣種完，只見眾百姓齊聲喊叫起來，又不像歌，又不像唱，隨口兒編出幾句謠言來，說道：

栽柳樹，大家來。
又好遮蔭，又好當柴。
天子自栽，然後百姓栽。

煬帝聽了滿心歡喜，又取了許多金錢賞賜百姓，然後上船。眾百姓得了厚利，一發無遠無近都來種樹，哪消兩三日工夫，這一千里的堤路早已青枝綠葉，種的像柳巷一般。清蔭覆地，碧景參天，風來裊裊生涼，月上離離瀉影。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單道隋堤之妙，曰：

兩堤楊柳綠絲絲，記得隋皇新種時。
低壓龍舟金作纜，亂牽紅袖錦堆枝。
萬條舞影留煙織，千里飛花當雪吹。
今日夕陽春繫馬，風風雨雨不勝悲。

煬帝同蕭後憑欄而看，滿心歡喜。因說道：「垂柳之妙，一至於此，竟當得一條漫天青幔。」蕭後道：「青幔哪有這等風流瀟灑？」煬帝道：「昔秦始皇封禪泰山，一時風雨驟至，無處躲避，幸虧五株大鬆遮蓋。始皇以為有功，就封它為五大夫鬆。朕今日遊幸江都，虧了這些柳樹遮蔽日色。亦大有功，朕要賜他一個外官職銜，卻又與眾臣難辨，朕今就賜它御姓，姓了楊罷。」蕭後笑道：「陛下賞草木之功，亦自有體。」煬帝大喜。隨叫近侍取紙筆，就御書「楊柳」兩個大字，叫左右掛在樹上，以為旌獎。又傳旨眾人，以後都要叫它做楊柳，不許單叫柳樹。蕭後道：「今日陛下得了這個同姓的功臣，也該慶賀。」隨命左右看酒來，奉與煬帝。煬帝接酒笑道：「真可當得一個功臣。」

飲了幾杯，隨命擊鼓開船。船頭上一聲鼓響，眾殿腳女依舊手持著錦纜，走上岸去牽挽。然這一回虧種了這兩堤楊柳，碧影沉沉，一毫日影也透不下來，又時時有清風撲面吹來，甚是涼爽可人。這些殿腳女，自覺快樂，不大費力，便一個個逞嬌鬥豔，在堤上嬉笑而行。煬帝看見殿腳女走得舒舒徐徐，毫無矜持愁苦之色，心下十分歡喜。因說道：「此皆虞世基教朕種楊柳之功也，不可不賞。」隨叫左右取黃金百兩，彩緞十端，御酒十樽，賜與虞世基。又排宴在龍舟上召十六院夫人與眾美人，都來賞玩。煬帝吃到半酣之際，不覺淫心蕩漾，遂帶了袁寶兒，到各龍舟上繞著雕欄曲檻，將那些殿腳女細細的選看。只見眾女子絳綃彩袖，翩翩颺颺，從綠楊影中行過，一個個都覺風流可愛，忽看到第三隻龍舟，只見一個女子，更生得十分俏俊。但見：

腰肢柔媚，似風前垂柳纖纖；體態風流，如春後梨雲冉冉。一雙眼，秋水低橫；兩道眉，春山長畫。白雪凝膚，而鮮妍有韻；烏雲綰髻，而滑膩生香。金蓮款款，而行不動塵；玉質翩翩，而過疑無影。莫言婉轉都堪死，更有銷魂不在容。

煬帝看了大驚道：「這女子嬌柔秀麗，有西子、毛嬙之美，如何雜在此中？」袁寶兒道：「萬歲真能賞鑒，這女子果與眾人不不同。」煬帝看了又看，相了又相，就倚著欄杆立了半晌。蕭後良久不見煬帝，便叫朱貴兒、薛治兒來請去吃酒。煬帝哪裡肯來，只是目不轉睛的貪看。朱貴兒請煬帝不動，只得報與蕭後。蕭後笑道：「皇帝又不知著了哪個的魔了。」遂同十六院夫人，一齊都到第三龍舟上來看。只見那女子果然嬌美異常。蕭後說道：「怪不得陛下這等注目，此女其實有幾分顏色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朕幾曾有錯看的！」蕭後笑道：「陛下且不要忙，遠望雖然有態，不知近面何如，何不宣她上船一看？」

煬帝大喜，隨叫人去宣。不多時，宣到面前，煬帝起初不過只見她風流嫵娜的態度，及走到面前，畫了一雙長黛，就如新月一般，更有明眸皓齒，黑白分明，一種芳香直從骨髓中透出，煬帝看了，喜得眉歡眼笑，忍不住對蕭後說道：「不意今日又得這一個美人。」蕭後笑道：「陛下該享風流之福，故天生佳麗，以供賞玩。」煬帝隨問那女子道：「你是何處人，叫什麼名字？」那女子羞澀澀的答道：「賤妾乃姑蘇人，姓吳，小字叫做絳仙。」煬帝又問道：「今年十幾歲了？」絳仙答道：「十七歲了。」煬帝道：「正是妙齡。」又笑問道：「曾嫁丈夫麼？」絳仙聽了，不覺害羞，連忙把頭低了下去。蕭後笑道：「不要害羞，只怕今夜就要嫁丈夫了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倒像個媒人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難道不像個新郎？」眾夫人道：「妾們少不得會有親酒吃了。」

大家笑說了一會，不覺天色已晚，煬帝傳旨叫泊船。一聲金響，錦纜齊收，眾殿腳女都走上船來。須臾之間，左右排上夜宴。煬帝與蕭後並坐在上面，十六位夫人列坐在兩旁，眾美人都侍立在左右，歌的歌、舞的舞，大家團團歡飲。煬帝吃幾杯，一心只係戀著吳絳仙，恐怕冷落了她，欲要叫她來坐，又因眾美人都是侍立，不好意思。拿著酒杯兒，只管沉吟，蕭後見這般光景，早已猜透八分，因說道：「陛下不必沉吟，新人比不得舊人，吳絳仙才入宮中來，何不叫她坐在陛下的旁邊，吃一個合盃兒！」煬帝被蕭後一句道破他的心事，不覺哈哈大笑起來。蕭後隨叫絳仙斟了一杯酒送與煬帝。煬帝接了酒，就將她一雙尖鬆鬆的手兒牽了，說道：「娘娘賜你坐在旁邊好麼？」絳仙道：「妾賤人得侍立左右，已為萬幸，焉敢坐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你倒知禮！坐便不坐，酒難道也吃不得？」遂叫左右斟了一杯賜與絳仙。絳仙不敢推辭，只得羞羞澀澀的吃了。

眾夫人見煬帝有幾分狂蕩，把持不定，便都湊趣。你奉了杯，我獻了杯。不多時，煬帝早有幾分醺然之意。每吃一杯，就將絳仙臉兒細看一回。蕭後看了，只是微微冷笑。煬帝又吃得幾杯，忍耐不住，便立起身來，一隻手挽著絳仙的肩頭，竟往後宮去寢。蕭後見了，也有些心下不喜，又不好說合，只得勉強又與眾夫人吃酒。卻說煬帝到得房中，就是得了一件異寶，千歡萬喜，將絳仙抱到龍床上，百般狂肆。絳仙嬌啼婉轉，苦不能勝。這一夜受用，真個是：

春魂欲斷憑誰續，花魄揉殘不自持。
休訝荒唐雲雨事，巫山入夢已多時。

煬帝因絳仙柔滑如脂，抱在懷中就是軟玉一般，不忍放手。次日直睡到晌午，猶不肯起床。還是絳仙說道：「妾蒙萬歲收錄，少不得時時隨侍，若垂愛太過，恐怕娘娘見罪。」煬帝道：「娘娘是再也不吃醋的。」絳仙道：「雖不吃醋，也要各盡其禮。」煬帝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方才起身來梳洗。蕭後見煬帝日午不起，心下不大歡喜，走來說道：「陛下初幸新人，正好窮日夜之歡，如何這時節就起來？」煬帝道：「絳仙柔媚可人，朕昏昏貪睡，不覺起遲，御妻休罪。」蕭後心下雖然不喜，然曉得煬帝性兒，不敢十分作惡。只得勉強笑說道：「得此美人，以安聖懷，妾心不勝之喜，如何言罪！」煬帝大喜。因回頭對絳仙說道：「我說娘娘賢德，今何如？」蕭後笑道：「陛下也不要太贊過了，且看後來何如？」大家齊笑起來。遂回到殿中去吃早膳。正是：

丈夫不好色，婦人自不妒；
好色有同心，妒亦非無故。